

歷史空間

文：馬承鈞

古人的「民權」思想

不久前驅車去豫東民權風，最難忘自然是誕生於此的兩位歷史名人——文哲大師莊子和「夢筆生花」的南朝作家江淹。當車子駛入民權縣境內，我馬上想起另一位名人——馮玉祥！

這是因為，民權縣之名出自愛國將領馮玉祥先生。

1926年初，廣東革命政府出師北伐，大敗直系軍閥吳佩孚，東北王奉系頭領張作霖取而代之獨佔中原，於是派10萬大軍南下，與北伐軍在中原展開決戰。為策應北伐戰爭，1926年9月馮玉祥成立國民革命軍並親自掛帥，同時接受共產黨人李大釗「出兵西安，會師鄭州」的建議，首先平定了陝西、甘肅，救出被長期圍困的楊虎城部，隨後出兵潼關、直搗中原，一路勢如破竹，連克洛陽、鄭州、開封，1927年6月馮玉祥與北伐軍在鄭州勝利會師，出任河南省政府主席（省府設在開封市），並親率聯軍繼續東征，戰山東、克河北，一舉收復北京、天津。

馮玉祥主政河南期間，秉承中山先生「民族、民權、民生」的三民主義學說，提出要在中原「燃放三把火」，其中之一就是在河南設立博愛、平等、自由、民權四縣。經河南省政府報請當時的國民政府內政部批准，在豫東劃定睢縣北三區、杞縣北五區，設立「民權縣」；在豫北沁陽清化鎮一帶設立「博愛縣」，這便是今天民權縣、博愛縣的起始。當時劃定的「平等縣」於1931年撤銷，劃入嵩縣、伊陽、宜陽、自由四縣；「自由縣」亦於1932年改稱伊川縣。而民權、博愛兩縣之名一直沿用至今。

眾所周知，所謂民權，指公民在政治上享有的民主權利。不知是否歷史的巧合，解讀民權兩位歷史名人——莊子和江淹的身世與生平，恰好與「民權」一詞大有關聯！

先來認識生於民權縣順河鄉青蓮寺村的莊子吧。周莊（約前369-前286），是戰國時期偉大的思想家、文學家和哲學家，老子哲學思想繼承人和先秦學派創始人。莊子一生淡泊名利，主張修身養性、清靜無為，其哲學富含退隱、不爭、率性的品質，他是一個對現實世界有着強烈愛恨的人。莊子曾當過漆園吏的小官，但不久就歸隱了。楚威王聘他作相卻被他拒絕了。一生貧窮的莊子思想是豐富的。他的思想集中體現在《莊子》一書中。他憤世嫉俗，鄙棄權勢、名利和榮華富貴，不接受楚威王的重金聘請，力圖在亂世中保持獨立的人格，追求逍遙無待的精神自由。這種精神，正是民權意識的集中體現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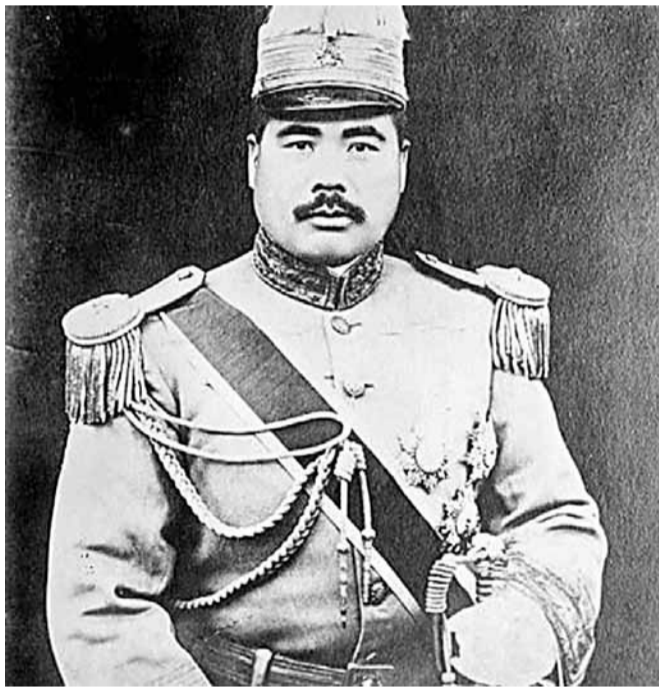
莊子有許多名言令人記憶猶新，諸如：「上士聞道，勤而行之」、「小人則以身殉利，士則以身殉名」、「貴以身為天下，若可寄天下」、「上善若水，水善利萬物而不爭」、「禍兮福之所倚，福兮禍之所伏」等等等等，留到今天的《莊子》包含內7篇、外15篇、雜11篇，共33篇。在政治上，莊子取批判的虛無主義態度。他嘲笑當政的各級官吏，甚至於三皇五帝也不能逃脫。我們解讀《莊子》，首先要了解莊子思想中最重要的東西——「逍遙游」。莊子所追求的「逍遙游」究竟是怎樣的境界呢？他的文字看起來似乎荒誕不經、渺無邊際，其實卻蘊含着大智慧。莊子生於亂世，他看破了功名利祿和生死，看透了官場的黑暗與虛偽，他有一顆放蕩不羈的自由之心，人間萬物乃至宇宙一切他都了於然於心了……研讀莊子，處處可見他的內心充滿了極度高潔的追求自由的民權意識。正如廖仲愷在《革命繼續的工夫》中所言：「民權這兩個字的解釋，在政治上說，就是人民有參與立法、容喙政治的權；在法律上說，就是人民有不許別人侵犯他的身體、言論、信仰、住居、集會種種自由的權。」

再看江淹。江淹（444-505年），是南朝著名文學家，今民權縣程莊鎮江集村是他的故里。徘徊於樹木蔥蘢的江淹墓前，我想了許多。他祖上三代為官，但江淹13歲喪父，從此家道破落，靠打柴來養活母親。20歲時他教宋始安王讀「五經」，後又在新安王劉子鸞幕下任職，開始其仕途生涯，並歷仕南朝宋、齊、梁三代。江淹為官清正，不避權貴，直言敢諫，注重民生，具有極濃的民權思想。因為他深受民眾擁戴，朝野口碑極好，梁朝時官至金紫光祿大夫，相當於今天正部級幹部。

作為文學家，江淹突出的成就表現在辭賦方面，他是南朝辭賦大家，其《恨賦》、《別賦》與鮑照的《蕪城賦》、《舞鶴賦》同為當朝文學兩座高峰。最著名的是他因受牽連入獄後在牢裡寫給建平王劉景素《諧建平王書》，文章辭氣激揚，不卑不亢，字裡行間洋溢着真情實感，劉景素讀後大受感動，當即將

其釋放。江淹的《報袁叔明書》、《與交友論隱書》等文也是當時廣為傳誦的名篇。江淹的作品總能以情動人，極富感染力，很受時人推崇。今天重溫他的名句「願歸靈於上國，雖坎軻而不惜身」、「春草碧色，春水綠波，送君南浦，傷如之何」、「秋風動竹，煙水驚波。幾人樵徑，何處山阿。今時日月，宿昔綺羅。天長路遠，地久雲多。功臣未勒，此意如何」、「風蕭蕭而異響，雲漫漫而奇色。舟凝滯於水濱，車逶迤於山側。棹容與而詎前，馬寒鳴而不息。掩金觴而誰御，橫玉柱而沾賦」……還能被他的真情和生花妙筆打動，體會出他意趣深遠、峭拔蒼勁和善於摹擬的斐然文采。

中年後江淹官運亨通，生活養尊處優，其文學生涯卻逐漸低落，以致出現「江郎才盡」的無奈。我想，江淹的「才盡」，應該源於兩個方面：一是後期的高官厚祿使他脫離了生活，脫離了群眾，失去生活的真情實感，寫作的源泉哪會不枯竭呢？二是與當時的政治環境有關。中國傳統官僚體制是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」的王道思想，只許對朝廷「歌功頌德」，不許「民為貴，社稷次之，君為輕」的民本思想進入上層主流社會，當然難有寬鬆的創作氛圍了。從秦皇始的「焚書坑儒」、西晉的輿論「鉗制」到明清的「文字獄」，都導致文學家改行或集體噤聲。身為朝廷資深重臣的江淹，心中的民權意識和創作慾望自然日漸淡化，從而導致他逐漸走向「才盡」的邊緣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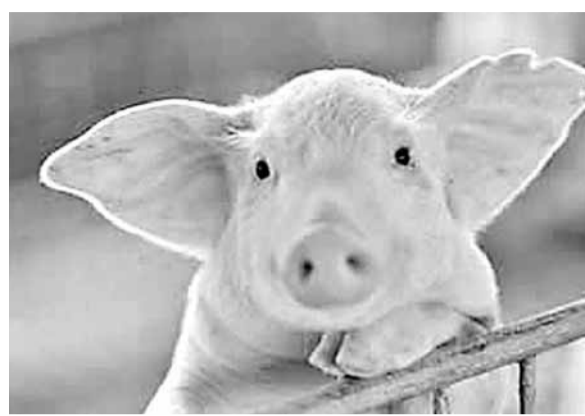


馮玉祥 網上圖片

互棚閑話

文：馮磊

殺年豬



大寒小寒，殺豬過年。 網上圖片

大寒小寒，殺豬過年。這順口溜，我學了很久才學會。

在此之前，我總是習慣於說「有錢沒錢，殺豬過年」的。據說早年有文人一窮二白，卻又張不開嘴去借錢。就弄來一根竹子，用刀子劈開到竹節處，然後讓孩子拿着去朋友家。老朋友一看就明白了：沒錢，過不了節嘛。於是小小地資助了一下。這是文人借貸的開話。我的直覺是，窮人過年過節尤其困難。平時也就罷了，一旦千家萬戶都貼上了春聯，放了鞭炮，再後來到處都是餛飩子餛飩子的聲音。年沒到，心先慌了。

以上算引子。一九八二年春天，我們村把集體的土地分開了，俗稱包產到戶。那一年，家裡開始養豬。母親把每頓吃剩下的飯渣都用來餵了豬。那年的夏天，我跟着鄰居家的四妮到地裡去割草，回來後都貢獻給了豬。這樣，在全家人的飼養下，年底的時候，小豬崽長成了大肥豬。

一九八二年，官方還有收購站。在此之前，農民飼養的豬都要賣到收購站去。每到年關，我們村子西頭的收購站裡人山人海，到處都是賣豬的人。賣豬的時候，農民首先要將豬趕出豬圈來，然後餵上熱騰騰的一大盆豬食。目的，自然是為了佔點公家的便宜。之後，會有四、五個人一起把豬放倒到膠輪車上，用繩子捆了拉到收購站去。

收購站有個驗收生豬的人，姓張，大家都叫他張屠戶。他原本是個屠戶，一臉鬍子，瞪眼的時候，眼裡會露出紅色的光。平時，農民遇到他都躲着走。驗收生豬的時候，張屠戶會腳穿長筒膠靴，在豬糞和泥濘裡不斷地走來走去。他嘴裡叼着一根煙，非常神氣且蠻橫。

這傢伙手裡整天拿着把鋒利的大剪子。驗豬的時候，他只是用眼睛瞄一下農民的豬，然後順口說一個等級數字，一頭豬的命運，同時也是農民全家忙了大半年的結局就確定了。然後，張屠戶會用刀子把豬的耳朵剪一個豁口子。那豬呢，在姓張的面前也就聽話地哼哼幾聲，被趕到秤上去過磅。——有時候，農民家的豬餓得很飽，在收購站就拉了屎。姓張的技術員往往會咧開大嘴罵人，髒話連篇，非常缺德。

八二年的臘月，父親和母親一直在私下裡討論我們家那頭豬的命運。他們聽說，鄰村有人自己僱人殺了豬，所得收入比收購站給的要高多了。不過，他們也不敢貿然行事。因為在此之前，農人做小生意是犯法的。被稱為「投機倒把」。

臘月二十，我們鄰村又有一戶人家自己殺了豬。這一下，父親終於拿定了主意。他跑到鄰村，請來一位殺豬匠。然後在臘月二十二那天把我們家的大肥豬給宰了。那是一口非常健碩的大白豬，通體沒有一根雜毛。殺豬的時候，村裡的大人孩子在我家門口圍了一大群。大白豬被橫放在門板上，屠夫挽起袖子，抄起雪亮的刀子，對着豬的脖子就是一刀。然後，把刀子翻轉了一下，紅色的鮮血就泛着泡沫流到了門板下面的臉盆裡。

豬肉很快就賣光了。我們家的大泥盆裡，裝了滿滿一盆豬的心、肝、肺和腸子。另外一個盆裡，則裝着一個大豬頭。父親說，即使刨去整副的「下水」（心肝肺的俗稱），我們得到的錢也比賣給收購站要多得多。

我還記得一個細節。父親請來的屠戶也姓張，吃飯的時候，老張偷偷對我父親說，殺豬這個行業，「使水」是常事。因為是鄉里鄉親，顧及到大家的面子，不能使水。所以，殺豬時他偷偷作了弊。具體地說，就是在下刀子的時候，有意把豬的心臟刺破了，豬血大部分都流在了豬的胸腔裡。然後，這些豬血有一部分被肉吸收了。——與「使水」略有不同，這叫做「使血」。就是說，鄰居們買走的肉，都被豬血泡過了。老張說這些的時候，頗有些得意。他說的是真是假，我們也不得而知。因為此後，家裡就再沒有殺過豬。

那年以後，周圍的村子裡私人殺豬的現象多了起來。慢慢地，小商小販也多起來了。農村的生活，開始有了大的變化。

文藝天地

浮城誌

文：星池

天鵝

安然坐在椅上，前面逐漸蒙上一層薄薄的迷霧，依稀瞧見一片碩大的湖，環境非常寧靜，卻顯得略為冷清。頃刻間，一隻純白天鵝優雅地游來，我淺皺起眉，輕輕浮在水面的牠，給人沉重的感覺，大概腳蹼正在水面下竭力划水。牠拍一拍有力的雙翅，意欲起飛，離開此處，倏然又停下來，頭在四處張望，顯出迷茫樣子。不一會兒，牠竟轉身，游回原來的地方，在湖上畫出一條弧形的水痕。我搖首嘆息，這迷迷糊糊的天鵝，又何苦？

車廂大力一搖，我猛然從夢中驚醒，睜開雙目，自己正身處在人聲鼎沸的密封世界，窗外沒湖光山色，僅是一棟棟高樓在後退。車甫駛到站，門一開，我便快步下車，吸一口空氣，卻攪雜了路邊揚起的塵土。

從熙來攘往的市中心，拐過數個彎，穿越了街路及隧道，心血來潮走進這個久沒踏足的公園，恬適舒暢如昔。垂首低望，樹影在地上隨風擺動，抬頭遠看，屋苑在枝葉縫隙若隱若現。失掉方向，隨心遊走，安心迷失於湖畔的這片綠蔭中。此時，一條小石橋映入眼簾，沒人站在橋上看風景，看風景的我卻凝視此橋。

我漫步踏上小橋，俯視下面流動的河水，心境頓然變得極端平和。水不斷地流逝，不復返，亦難料自己將往何方。至少，順其自然地流動，絲毫不強求。縱使河水不知下一秒的光景將如何，但似乎並不害怕，或許清楚地球的水系統是封閉

的，怎樣蒸發、凝結及流到何處的江河，依然存在於世上，自有其位置及價值。

和煦的陽光，覆蓋這地方，河上倒影了朦朧不清的我，眼內還浮現了一張風暴的路線圖。二零零九年八月，熱氣低氣壓「天鵝」向西北偏西移動，進入南海，成為強烈熱帶風暴，途徑卻不太規則。在廣東西部登陸之後，減弱為熱帶低氣壓。隨後移向西南，再次增強為熱帶風暴，並轉向偏東移動，橫過南海北部，最終減弱為一低壓區。在空中畫出一條弧形的路線。

天鵝執意轉身回到往日舊地，試問誰又會在乎，又何苦？可知後來有風暴，颳起煩躁狂風，如常灑下鬱悶的大雨，卻醒覺嚮往的從不在這裡，揮揮衣袖，在地圖刻下直角的軌跡，遠離虛假的樂土。橋上的我，回首一路走來，究竟遺下多少足印。緩緩望向橋的另一端，會帶我到哪兒，有何風景。掀起嘴角，是時候繼續前行，留在原地，是不會覺得所需。

這條橋，不是回到昔日，亦非停留現在，而是通往未來。



天鵝 網上圖片

手寫板

文：吳翼民

這「年頭」

老規矩、老傳統，過年要剃個頭，沐個浴，謂之剃「年頭」、沐「年浴」。

從前辰光這兩樁事算得大事，非成就不可的，卻又非常難。相比之下，沐浴的事更難了，因為每家每戶都不具備在家裡沐浴的條件，必須去混堂完成，難得沐上一次，叫做「餓煞浴」。一座城市就那麼點混堂，人人都爭着沐「年浴」，真是擠得一塌糊塗。每家混堂從中午開湯到夜裡收湯，那池子裡插蠟燭人滿為患，略無空缺，水混氣混，雲蒸霧騰的，再加上「插背」和「扞腳」的混聲叫喚，端的是混混沌沌，用「酒池肉林」形容實不為過；混堂的休息廳裡守候着一批一批待浴的浴客，堂倌一邊忙碌着，一邊涎着笑臉向出浴的客人打招呼、遞毛巾，請其騰出位子……那是男子沐浴的情景。換了女子，則更艱難多矣，——沒那麼多女子浴室，女子浴室又不備大池，容量就小，常常要排上半天隊。後來有的老虎灶就開設了清水盆湯，用大鏟子盛水，老虎灶灶壁供暖，才多少緩解了女子沐「年浴」的窘境。現在可好啦，城市的居民家家都備有沐浴的設施了，浴缸、淋浴房，配以浴霸、取暖器，無論男女，隨時都篤定放心沐浴便了，無所謂平時或過年啦。

「年浴」迎刃而解了，「年頭」便上升為一大難點了。城市普通的理髮店不見多，高級的髮廊、美髮廳、造型廳之類卻有增無減。當然，在比較隱蔽的去處，還有一些並非剃頭的洗頭房，那是更不入流啦。我等是絕不會涉足的。當然，那些高級的髮廊之類，我等也是望而卻步的，只有少量的普通理髮店才稱心如意。

我家附近就有一家普通的理髮店，兩位女理髮師姊妹倆，人長得周正，服務態度和氣，手裡的活兒也不錯，因而人氣頗旺。要說人氣旺還有個因素，那是姊妹倆皆為蘇北江都人，江都就算是揚州了，揚州「三把刀」很出名，她們便以此為榮，雖然能說流利的吳語，卻經常故意把揚州話說得呱呱鬆鬆，是最好的廣告；當然，主要是她們剃刀的刀功確非常出色，我平時作她們的生意，最享受的就是修面一款——那把刀在面孔上如入無人之境，角角落落、坑坑窪窪都能到位，真是游刃有餘，感覺極是清爽酥癢，刀鋒在皮膚上的刷刷之聲直透心房，閉上眼睛體味着，好生舒服，是名副其實的「洗心革面」。

然而，到了臘月和年夜歲畢辰光，要到這家姊妹理髮店剃個頭就不那麼容易了，小小的店堂裡從早到晚都擠滿了人，尤其多的是燙頭髮的女人，吃工夫，耗時間，燙個女子頭抵四五個

過年有剃「年頭」的習俗。 網上圖片



男子頭工夫，價格則是剃一個男子頭的十幾倍。姊妹倆並非只為圖個高效益，蓋因到別的美髮廳之類，燙個女子頭，價格又要此間的二至三倍了。姊妹倆多為尋常女子燙髮，也節省了顧客們的費用哩。

我是進了臘月不久就一次去那店剃「年頭」，估摸着自己鬢髮已衰，早些修理一下，到新年頭上恰逢其時，還像個新剃頭。然而每次去都被「彈」了出來，起碼得守候上兩個鐘頭。想賴了這「年頭」吧，妻子不答應，妻子的觀念，「年頭」是非剃不可的，清清爽爽過新年，又討個「好年頭」的口彩。我提出到別的美髮店去試試，妻子非讓我作成這姊妹的生意，她說那姊妹倆收拾慣了我這腦袋瓜兒，去別處別弄個「馬桶蓋」之類怪模樣回來鬧笑話，所以只有推車撞壁啦。

一次次去，一次次碰壁，姊妹倆也覺得不好意思了，便與我約定某一天她們打烊之前讓我來插個檔。我便在那天晚上十點如約而去，果然，她們已經回頭了一撥又一撥的顧客，一邊收攤打掃衛生，一邊在守候着我這個「老生意」了。我安穩坐下，便有那位嫂子「披掛上陣」拾掇我這頭顱。一道道工序中規中矩而過，當進入「修面」程序，我閉目養神，靜靜享受，突然，我聽到一陣一陣的「咕咕」聲，夜闌人靜之時聽來非常清晰，——這是什麼聲音，來自哪裡？我細細聽辨，方知此聲來自理髮師的腹中，哦哦，她一定是餓着肚皮在勞作啊。我一個激凌、睜開眼睛而動問：「你們還沒有吃晚飯？」姊妹倆莞爾一笑：「這是我們這一行的規矩，給客人剃「年頭」是停不下来的，那麼多客人等着，心焦着，我們能放心篤定吃下飯嗎？頂多咬口點心點個飢。再說，賺錢還來不及呢。」

還是一口呱呱鬆鬆的揚州話，聽着悅耳。